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周丕

欽定四庫全書

晦菴集卷十七

宋 朱子 撰

奏狀

奏衢州守臣李嶧不留意荒政狀

臣昨蒙賜對輒論州縣檢放災傷不實之弊伏蒙聖慈
開納即降睿旨令臣詢訪不實最多去處按劾施行臣
恭稟聖訓伏自到任即行詢訪大抵本路被災諸郡檢
放分數多不盡實而衢州尤甚蓋自去歲大水之後知

州事朝散郎李嶧專務掩蔽不以實聞及轉運司訪聞
差官驗問既得其實反為李嶧執稱無水而其親戚方
在政路曲為主張遂再下提刑司體究欲以遂其姦詐
幸所差官不肯曲從方欲具以實聞又為李嶧生事把
持至今未竟及既遭旱嶧又妄申諸司稱民不闕食未
至流移後來甚不得已然後差官檢視所差之官受其
風旨早田之旱例不為檢晚田又不盡實如常山一縣
被災最甚通計無慮七八分而嶧乃只作一分六釐減

放至開化縣被災不減常山而其所放則又僅及一釐
一毫而已臣今行視兩縣之境水痕尚存高岸民居皆
至半壁山谷之人採取蕨根以充飢腸羸瘦萎黃非復
人貌歲前雨寒死亡已多而李嶧恬然畧不加恤對臣
依舊隱諱堅執舊說其於荒政全不留意但知一味差
人下縣督責財賦急如星火所蒙聖恩撥賜米斛共六
萬石不為不多而至今日久並不科撥下縣亦不曉諭
民間諸縣官吏尚有初不聞者况於窮民何緣得知聖

主天地涵育之恩加以病昏不能視履百度廢弛不成
州郡不但檢放不實荒政不修而已也臣既奉聖訓詢
訪見得上件事理不敢緘默以負委寄敢昧萬死按劾
以聞伏惟聖慈早賜處分

奏請畫一事件狀

臣今有合具奏請事件謹具下項

一臣昨為紹興府米斛有限飢民日衆向後日月尚
遠竊恐無以接續糴濟仰貽宵旰之憂曾具奏聞

乞再給會子三十萬貫及盡推去年賞典半減度
牒米數至今日久未奉進止今到衢婺見得兩州
元係災傷稍輕去處而糴濟之備可接初秋紹興
係災傷最重去處而糴濟之備反不能盡春月將
來青黃未接必致狼狽無可疑者欲望聖慈檢臣
前奏早賜處分庶幾有以接續糴濟不棄前功不
勝幸甚

一臣昨到婺州為見豪戶脩職郎朱熙績不伏糴米

抵拒官司曾具奏聞乞賜行遣今據婺州申到本
人居鄉豪橫不法事件條目猥多不敢復具奏聞
已條具申尚書省去訖其人多貲力能使鬼伏乞
睿斷早賜施行不勝幸甚

一臣昨準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行下江浙兩
淮旱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戶今年以前應干殘
欠苗稅丁錢竝特住催及將官私債負權免理還
其流移人拖欠官物亦與除豁不得令保正長代

納并支撥米斛通行賑濟謹已即時行下州縣遵
守施行去訖續據紹興府新昌縣申今年以前未
委是淳熙七年官物或是淳熙八年二稅臣亦已
申省欲乞明降指揮未奉回降今來巡歷見得州
縣奉行果是互有不同蓋有以今年以前為七年
者則八年四等五等夏秋殘欠依舊催理有以今
年以前為八年者則八年四等五等夏秋殘欠悉
已住催蓋緣本文未明致此差互臣亦未能別其

是非然竊以謂治財思予寧過於厚渙汗之號有
出無反欲望聖慈明降指揮將八年四等五等殘
欠併行住催仍乞令臣督其奉行不如法者庶幾
雨露之澤均一霑被不勝幸甚

一衢州守倅竝各任滿在即欲乞特降指揮催促已
差下人前來赴任

奏張大聲孫致檢放旱傷不實狀

臣昨蒙賜對奏論州縣檢放不實令臣詢訪最多處按

劾臣詢訪得本路州縣檢放類多不實而衢州為甚衢
州檢放既多不實而開化一縣又為尤甚已節次奏聞
外今取會到本州元差監戶部贍軍酒庫成忠郎張大
聲前去檢視及差龍遊縣丞從政郎孫孜覈實逐官自
當從實檢視減放却乃觀望本州守臣意指不以恤民
為念不曾逐一親詣田頭檢視輒敢欺罔減裂將七八
分以上災傷作一釐一毫八絲六忽檢放是致被災人
戶困於輸納追呼監繫決罰之苦流移四出而貧下之

民無從得食歲前寒雨死亡甚衆有傷聖朝子育黎元
救恤災患之意逐人委是難以存畱在任欲望聖慈特
降睿旨將張大聲孫孜竝行重賜黜責以為日後附下
罔上慢法害民之戒

乞賜鑄削狀

臣昨以職事橫被中傷伏蒙聖恩特賜臨照謹已遵稟
復還紹興府界竊見諸暨縣災傷至重疾疫大作民之
羸瘠死亡者已不勝數由臣前日聞命之際震恐猝迫

輕去職守有失照管目今雖已一面多方措置收拾救濟然前日之旱已在不赦之域加以蹤跡孤危風采銷奪竊恐無以號令州縣卒副使令顧獨惟念飢民生死之命在此數日之間恐勤宸慮未敢再乞賜罷只乞聖慈且將臣見在官職先次鐫削候救荒給局日別行竄責庶充公議

乞給降官會等事仍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行住催狀

臣恭被聖恩復抵官次今有職事須至奏聞謹具下項
一臣自衢婺州復回紹興府界竊見衢婺災傷比之
紹興分數殊少而兩州公私本皆富實賑恤之備
足至秋成惟紹興府災傷極重所費不貲目今已
是非常狼狽而考其後日之備乃不能盡三月而
止竊恐新麥未登之際尚有關乏之患而下田之
麥亦有遭雨浸損去處又已無復食新之望其豐
熟處常歲所收亦不過可為兩月之計五六月間

青黃未接之際此必復有以勞聖慮者若至其時
方作處置竊恐復有緩不及事之歎如欲及今講
究早為措畫則臣昨累具奏所乞數事今皆尚可
行也其一乞推去年獻助之賞者已蒙節次施行
近日遂有婺州進士陳夔詣臣投狀陳乞獻助二
千五百石訪聞浦江等縣更有一二家亦欲陳獻
此亦可見不吝恩賞之效今若更賜指揮催促省
部盡行推賞使無一戶之遺然後鏤板開具頒下

諸州廣行曉諭則其慕而效之者當不止此而已也其二乞減度牒米數亦已蒙減五十石此則恐所減太少未足多致米斛蓋度牒本價止四百貫適今之宜更合少損以濟飢民乃為得策不當反高其直使曠日持久卒無所售以誤指準也其三則臣嘗與帥臣王希呂同奏再乞撥賜錢會三十萬貫而未蒙開允也此固無厭之請宜不足聽然紹興之民不幸罹此非常之災父老相傳以為數

十百年所未嘗有而陛下所以扶持救恤恩勤備至亦數十百年所未嘗有今其不能免於死亡捐棄者已無可言其幸得延殘息以至今日者豈可不為終惠之計而使之旬月之間頓至闕絕以棄前日之功哉抑官會出於印造非有鼓鑄之勞見今通行輕重之權與見錢等雖使更散三數十萬亦未遽有害於流通也況以陛下之至仁至聖夫豈有愛於此而輕百萬人之命哉且又紹興累年

荒歉常平錢米目下支散無復一文一粒可為將來久遠之備今此所乞若蒙聖慈依數撥賜則亦非惟可救目前之急萬一支遣不盡又足以接續收糴更為後日之儲其利尤不細也凡此三者乞留聖念早賜施行庶幾緩急不至誤事然臣尚慮麥前急闕收糴未辦獻助不多有失賑救竊見本路諸州常平義倉米斛尚有餘剩未支遣處欲乞特降指揮許臣照應移用條法量行取撥尤為利

便

一臣昨具奏乞照應元降指揮明降睿旨住催淳熙八年四等五等殘欠官物未蒙施行而後來戶部勘當止將淳熙七年終殘欠住催於是州縣日前雖已將八年秋米住催者皆復追催其未放者則其催督愈益嚴峻臣於此時適以俟臯不敢復有陳論然竊獨病其深失朝廷命令之體其後乃聞軍器監主簿李嘉言請以臨安餘杭兩縣四五等

戶八年苗稅比附徽饒州例亦行住催而陛下可
之則又有以知凡此戶部之所行者皆非陛下之
本心也蓋所謂四等五等戶者非他也乃今日蒙
被糶濟之飢民陛下所為焦心勞思傾圉倒廩而
拯之於溝壑之中者也夫以救之如此其悉而猶
常慮其有所未至其肯使州縣之吏追呼禁繫加
以箠撻而速其死亡也哉況今本路災傷紹興為
甚比之徽饒兩州臨安餘杭兩縣事體有甚不侔

者若蒙矜憐出自聖意特降指揮將紹興府山陰
會稽嵊縣諸暨蕭山五縣四等五等戶夏稅秋苗
丁錢並與住催其餘諸州縣逐都檢放旱傷及五
分以上者五等戶亦與住催七分以上者并四等
戶並與住催候秋成日併行帶納則初不失縣官
之入而足以少寬飢民目下之迫免致流移死損
不勝幸甚

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和買役錢展限起催

狀

照對紹興府諸縣去歲水旱相仍田禾損傷人民飢餓
幸蒙聖恩給賜錢米廣行賑救以至今日二麥既已成
熟民之幸免於死亡者亦稍蘇息全藉官司存恤休養
方可安業今不住據屬縣第四第五等人戶列狀陳稱
災傷之餘生理未復竊恐和買役錢夏稅綿絹準例起
催乞特與具奏放免一年臣照得人戶夏稅綿絹係是
朝廷常賦難以放免外惟是起催省限在五月十五日

竊見下戶今春乏食養蠶甚少二麥雖熟亦只得供給
口食尚慮將來青黃未接更有闕食之患所有稻田又
方蒙聖恩借給秧本始得布種向去早禾成熟尚遠若
或依限便行起催竊慮細民未有可以送納不免追呼
之擾却致逃移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紹興府最荒蕭
山諸暨嵊縣會稽山陰五縣第四第五等戶合納今年
夏稅和買役錢與展限兩月起催庶幾新穀成熟之時
可以送納所有上三等戶自從常年條限催理如蒙

開允從臣所乞則上既不虧縣官經常之費下可少安
飢餓羸困之人誠為兩便

乞住催被災州縣積年舊欠狀

具位臣朱 熹

臣伏覩四月二十二日聖旨指揮紹興府蕭山諸暨
會稽山陰嵊縣五縣并嚴州諸縣各為去年水旱最
甚可將第四第五等人戶合納今年夏稅和買役錢
並特與展限兩月起催內有願依條限送納之人聽

從其便仰見陛下愛育黎元天地父母之意臣竊慮
州縣奉行不虔仰稽睿澤即已鏤板多印小榜散下
紹興府五縣曉示去訖臣訪聞本路被災州縣知通
令佐多有只見蠶麥稍熟便謂民力已蘇遽於此時
催理積年舊欠上下相乘轉相督促使斯民方幸脫
於溝壑之憂而一旦便罹追呼決撻因繫之苦甚可
哀痛況今疫氣盛行十室九病呻吟哭泣之聲所不
忍聞豈堪官吏更加殘擾臣雖已行下諸州及通判

約束外尚慮未能禁戢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被災最重州縣如紹興府衢婺州且據今年合納官物照應三限條法勸諭人戶及時送納其積年舊欠直候秋冬收成之後逐料帶催庶幾飢餓餘民得以有活其溫台等州去年災傷雖不至甚然亦不為樂歲并乞同此指揮戒飭官吏不得意外生事妄有搔擾則一路生民蒙被德澤不勝幸甚臣以狂妄曲荷優容偶有所聞不敢不奏累瀆天威臣無任戰栗俟臯之

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推賞獻助人狀

臣昨具奏乞依前點檢台州措置賑濟官耿延年所奏將本路獻助糴濟米人戶比乾道七年糴濟賞格特減米數之半優與推賞已蒙聖恩開允特降指揮依臣所乞將諸路州縣人戶願出米穀自行般運前來紹興府糴濟減半推賞臣當即恭稟施行節次勸諭到婺州進

士陳夔等各赴本司及紹興府入狀情願獻助米斛本
司與紹興府各已差官交量或已就行散給去訖臣已
與安撫轉運司連名具狀申尚書省及戶部乞依乾道
七年及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推賞外今來竊
恐有司將同常事未即推恩致使失信本人無以激勸
來者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依已降指揮將陳夔等特補
合得官資庶幾有以取信於民將來或有災傷易為勸
諭實為利便開具逐人所獻米數合補官資畫一下項

婺州金華縣進士陳夔獻米二千五百石準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廸功郎

婺州浦江縣進士鄭良裔獻米二千石準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上州文學

婺州東陽縣進士賈大圭獻米二千石準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上州文學

處州縉雲縣進士詹玠獻米二千五百石準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廸功郎

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義倉米狀

照對臣昨據衢州知州朝奉大夫沈憲一申今年二月
二十一日到任適當荒歉之後財計匱乏別無可以措
置已申明朝廷乞於豐儲倉內更給助米二萬石以濟
支遣本州四月合散官兵米四千餘石未有指擬遂急
於常平義倉米內權行借兌合有擅支之罪除已具奏
乞賜處分施行外申本司照會本司契勘衢州見管常
平義倉米數不多其災傷之餘尚慮新陳未接之際細

民闕食準擬接續濟糴設欲借兌自合申聞朝廷聽候
回降又不聞本司知覺輒行擅借四千餘石支散官兵
有違條法遂申尚書省乞劄下根究監勒本州擅支借
官吏照數補還元舊窠名椿管去後又據衢州申再行
借兌義倉米支散五月分官兵糧米本司契勘衢州設
有欠闕即合措置於別色米斛應副今來本路州軍見
管常平米數不多本司尚且申奏朝廷乞給降錢會收
糴若或容令州縣違法侵撥萬一不測有誤指擬再具

申尚書省乞賜敷奏依法施行如是本州軍糧委實欠闕即乞別行應副去後未蒙劄下近覩已降指揮衢州守臣已行放罪臣伏緣在法義倉穀惟充賑給不得他用即擅支借移用以違制論臣竊惟常平之法所以準備災傷廣行賑給民命所係利害非輕所以祖宗以來立法之嚴至於如此而議者不以為過以為久長緩急之計非苟徇目前姑息之私者所能知也今衢州當職官不能計度軍儲應副支遣而坐指常平儲蓄之備以

為一時之用雖原其情實未必有他情弊而隳廢法度
耗散儲蓄漸不可長故臣昨來不欲便具奏劾只具狀
申尚書省乞與敷奏依法施行意謂朝廷必須薄行責
罰以戒後來今乃一無所問亦不畧行戒約即在本司
何以約束諸郡况今來旱勢已成衢州尤甚昨日有轉
運司差出官員自彼回來說城中米價已是七十文足
一升兼本州水路淺澁卒難般運他處米斛將來糶濟
全仰見管常平義倉米斛尤宜愛惜不可違法妄有侵

耗欲望將本州當職官吏畧加責罰或念其委實欠闕
軍糧即乞朝廷別行應副嚴行約束今後不得輒將常
平官物妄有侵支實為久遠之利伏候勅旨

奏蝗蟲傷稼狀

簽黃

奏為紹興府會稽縣廣孝鄉蝗蟲入境臣親到地頭
田間看視委有咬傷稻苗今與知紹興府王希呂詢
訪祈禱打撲焚瘞奏聞事

具位臣朱 熹

臣昨於今月初四日聞得紹興府會稽縣蝗蟲頗多
即遣人走探昨已據所差人孫勝回報會稽縣白塔
寺相對東山下有蝗蟲數多收拾得大者一籃小者
一袋其地頭村人皆稱蝗蟲遇夜食稻臣已具事狀
并大小蝗蟲二色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去訖臣遂即
時乘船出門向曉至蝗蟲地頭廣孝鄉第十都第十
七都同會稽令尉步行親到田間看視其蟲大者不

多小者無數集於稻苗之上其未結實者莖葉皆為
咬傷其已結實者穀苗皆為咬落委是為災有害苗
稼紹興府先已支錢一百貫文付會稽縣募人打撲
赴官埋瘞本司亦已支錢一百貫文付縣添貼收買
據本縣申兩日內已買到七石三斗八升五合臣亦
與帥臣王希呂一面詢究祈禱打撲焚瘞外須至奏
聞者

右謹錄奏聞謹奏

御筆回奏狀

御筆

覽奏知紹興府界蝗頗為災朕心憂懼今不欲專遣
使人降香二合付卿等宜即虔潔分詣祈禱又聞蝗
之小者滋育甚多可更支賞召人收捕務速殄滅毋
使遺種以為異日之害故茲札示當體至懷

具位臣朱 熹

臣昨具奏紹興府會稽縣廣孝鄉蝗蟲臣已同本府

發錢專令本縣令尉親在地頭召人捕獲收買焚埋
每得大者一斗給錢一百文小者每升給錢五十文
續奉御札令臣分詣祈禱更行支賞召人收捕務速
殄滅臣恭稟聖訓夙夜不遑即同帥臣王希呂就府
治設醮祈禳又發錢出榜曉諭於先支賞錢之外更
行倍加增貼召人收捕仍差茶鹽司幹辦公事沈大
雅前去監視督責及敦請鄉官二員同縣官分頭給
賞收捕今據申到截今月十三日通計收到大蟲一

石五斗三升六合小蟲二十五石九斗三升九合並
已埋瘞目今尚有一分以上未至盡絕臣續又見諸
暨縣寄居與投詞人稱紫巖鄉亦有飛蝗在境臣即
已專委本縣令佐親臨田陌子細從實相視如委的
實即從會稽縣所行召人支賞收捕焚埋去外臣伏
為本路所管衢婺等六州今歲旱損比之紹興其災
尤甚本欲取本月上旬起離前往親行檢視預備賑
恤正緣收捕蝗蟲未盡未得起發今不住據逐州縣

接續申到事理委是大段緊急不免定取十五日起
發前去經由蝗蟲地頭更行督責取見殄滅次第然
後取道岷縣山間望婺州界迤邐前去前路有合奏
聞事件續次申發所有上項事理須至先具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謹奏

簽黃

臣竊聞旱蝗之災過貽聖慮夙夜焦勞至忘寢味臣
雖疎賤不勝感泣震懼之至今此前去災傷州郡敢

不究心竭力周爰咨詢庶有以仰稱明詔之萬一但
前奏乞錢數事欲望睿旨早賜施行臣雖未到諸郡
近日提刑傅淇張詔自彼來歸其言所見委實災傷
至重尚慮臣所乞錢數少不足周給臣緣未經目見
不敢再具懇請且乞早賜指揮依臣前奏應副施行
庶幾前路所到州郡便可布宣德意捐約收糴以慰
饑民之望若不得此實無措手之處將來坐視陛下
赤子流離溝壑臣雖萬死不足贖罪伏乞聖照

臣去年到任已是深冬狼狽急迫措置不辦只得將所蒙給賜錢米計口分俵誠為可惜今來雖是災傷然日月尚寬足可措置臣已行下逐州通判檢計有合興脩水利去處將來廣募飢民給食工作唯是老弱殘疾婦女之類無依者方與賑給庶幾不至又似去年虛費官物伏乞聖照

乞脩德政以弭天變狀

具位臣朱 熹

右臣昨為本路旱傷祈禱不應累曾具奏及申尚書
省乞為敷奏早作防備近準省劄已蒙聖慈特從所
請支錢於明州置場糴米而又伏覩陛下發自宸衷
特遣中使降香祈禱臣有以見陛下畏天恤民之心
至深至切不勝感激願效愚忠顧恨官有常守無由
瞻望清光罄竭血誠庶裨萬一不勝犬馬螻蟻區區
之情竊謂累年之旱譴告已深今日之災地分尤廣
非惟官府民間儲備已竭而大農之積亦已無餘又

當大禮年分戶部催督州縣積年欠負官物其勢不容少緩凡所以為施舍賑恤之恩者竊恐又必不能如去年之厚臣竊不勝大懼以為此實安危治亂之機非尋常小小災傷之比也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深以側身悔過之誠解謝高穹又以責躬求言之意敷告下土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以承皇天仁愛之心庶幾精神感通轉禍為福其次則唯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而

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
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
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民心消其
乘時作亂之意如其不然臣恐所當憂者不止於餓
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
家也臣蒙恩至深不知死所敢冒鈇鉞為陛下言之
觸犯天威恭俟夷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地分一作地里

再奏衢州官吏擅借支常平義倉米狀

具位臣朱熹

臣照對本路諸州今歲旱傷比之他郡衢州尤甚將來細民必至艱食全藉本州所管常平義倉米斛賑濟賑糴以救民命臣近點檢衢州沈宐一違法擅行借兌過常平義倉米八千石充四月五月官兵俸料臣已一面行下衢州催督補還元舊窠名及具錄奏聞乞將本州當職官畧行責罰以戒後來未得回降今來再據衢州沈宐一申又於常平米內借支三千

五百石充六月分軍糧三箇月共擅借過一萬一千五百石并本州申先借支過常平米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一石五斗六升四合亦係充官兵俸料未曾撥還及稱目下盤量折欠米一萬七千七百一十五石五斗一升三合三勺三項共計四萬八千七百九十七石七升七合三勺更有衢州濟糶未盡米一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一斗九升本州所申不曾聲說此項米着落必是亦有互用臣照對在法義倉穀唯充賑

給不得他用擅支用者以違制論況本路諸州所管
常平義倉米斛唯衢州萬數稍多輒皆擅行支用目
今見管止有三千一百六十五石三斗八升委是大失
指準而本州畧無忌憚甚非朝廷置立常平之意竊
慮必有情弊臣除已一面牒隣近州追衢州合干人
收索赤歷干照逐一根勘從法施行外欲望聖慈先
將衢州違法擅支常平義倉米當職官吏特行責罰
以警諸郡為擅用常平義倉米者之戒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救荒畫一事件狀

臣竊見本路諸郡頻年災傷蒙被聖恩僅獲全濟今又亢旱周遍七州其幸免者不過三五縣比之去年被災地分大段濶遠至於公私積蓄則連年饑歉支移發散畧已無餘其於措置尤為費力臣本欲此月上旬巡歷諸郡計度合用錢米詢訪合行事務回日類聚奏聞庶免煩煩天聽今為紹興府會稽縣界蝗蟲害稼見行監

督掩捕埋瘞已是累日未見衰減未敢起發前去竊慮
合奏請事漸致後時有失及早措畫今畧條具一二冒
昧以聞伏望聖慈閱此一方重罹災數特垂矜恤早賜
施行不勝幸甚

一臣昨曾具奏乞詔州縣照應省限理納夏稅不得
促限追呼已蒙聖慈頒下施行今聞諸州間有不
遵稟者公行文移必要七月上旬取足顯屬違戾
兼昨具奏乞將紹興府去年住催夏稅人戶納過

之數依做秋苗所放分數特與比折今秋合納之
數亦蒙聖慈行下又為戶部巧為沮難行下本府
催督愈峻今來既是復有災傷豈是追呼箠撻催
督稅賦之時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被災州郡將
所管縣分被災重處特與寬限勸諭送納其不係
被災縣分內有被災鄉分亦合較量輕重依此施
行其紹興府理折夏稅亦乞直降指揮依臣所乞
施行庶幾遭難遺民稍獲安業

一臣昨具奏諸州雨暘次第曾有貼黃奏稟乞詔州郡依條受理旱狀及早差官檢放事蓋為田稻既是乾損及其未穫之際便行檢踏即荒熟之狀明白易知非惟官司不得病民亦使姦民無由僥倖所以著令訴旱自有三限夏田四月秋田七月水田八月蓋欲公私兩便近來官吏不曾考究令文但據傳聞云訴旱至八月三十日斷限遂至九月方檢旱田則非惟田中無稼之可觀至於根查亦

不復可得而見矣於是將旱損旱田一切不復檢
踏蠲放窮民受苦無所告訴而其狡猾有錢賂吏
者則乘此暗昧以熟

闕

瞞官作弊皆不可得而

稽考去歲本路諸州大率皆然欲乞降指揮劄下
轉運司及本司遍牒諸州縣疾速受理旱狀目下
差官檢踏旱田荒熟分數其中晚稻田却候八月
受狀節次檢踏如有奉行違慢後時失實之處許
兩司按劾以聞庶幾窮民將來獲霑實惠目下聞

此德音便知朝廷存恤之意不至猖狂別生妄念
仰勞宵旰之憂實為利便

一賑恤之備去年諸郡公私猶有蓄積緣今春支用
數多悉已無餘今被災之民既是不可不加接濟
則其費皆當出於朝廷臣本欲遍詢諸郡約見合
用實數然後奏請今恐因循後時失於措置兼聞
衢婺明州守臣皆欲丐祠而去台州亦申本司乞
撥錢糴米數目甚多又見臣寮劄子論衢州等處

見已乏食及有指揮行下閩廣勸諭客米前來溫
州接濟可見一路州軍荒歉匱乏事勢已急臣今
且約一路之數權以一百萬貫為率欲望聖慈特
賜開許印給度牒官會早賜給降其度牒欲乞就
十分錢數之內且給三分依近降指揮每道且賣
五百貫文省或依元價作四百貫文省容臣約度
分俵諸州守臣令其多方措置變轉收糴庶幾趁
此早穀成熟之際便於左近有米去處價直尚平

之時節次收拾免致臨時倉卒貴價收糴緩不及事

一訪聞諸州府村落已有彊借劫奪之患此在官司固當禁約然亦須先示存恤之意然後禁其為非庶幾人心懷德畏威易以彈戢若慢不加省待其生事然後誅鉏則所傷已多所費又廣況其不勝何患不生乞降指揮早撥上項錢數使如臣者得以奉承宣布遍行曉諭即德意所孚固有以銷厭

禍亂之萌矣然後明詔安撫提刑兩司察其敢有
作過唱亂之人及早擒捕致之典憲庶幾姦民知
畏不至生事

一去歲獻納糶濟之人近已各蒙聖恩補授官資無
不感戴然去歲所降減半指揮止於紹興一府施
行今則一路皆荒事體不同乞降指揮檢會當來
耿延年所乞事理許於浙東一路通行

一檢準常平免役令諸興脩農田水利而募被災飢

流民充役者其工直糧食以常平錢穀給臣契勘
本路水利極有廢壞去處亦有全未興創去處欲
俟將來給到錢物即令逐州計度合興修處顧募
作役既濟飢民又成永久之利實為兩便

一伏見州縣之吏不為不多而其間才能忠信可倚
仗者極不易得將來七州糶濟往來督察用人必
廣乞降指揮特許將得替待闕丁憂致仕及在法
不應差出之官權行差使候結局日如舊庶可集

事

右謹錄奏聞謹奏

簽黃

臣所乞錢數雖多然以今日明州中色米價計之方
糴得二十四五萬石散之七州不為甚多而盤運水
脚糜費又在其外伏乞聖照

臣所乞紹興府理折夏稅事理極為分明然在中夏
以前未經再旱之時行之固若有過優者在今日再

旱之後人物煎熬朝不謀夕之際沛然行之以紓民
力則恐未為甚過況今據大數通府所放秋苗不過
六分三釐以此計之所減夏稅亦不甚多若以去年
比例言之今年夏稅亦合住催況此是補還去年之
數直行放免不為過當重念臣自論此事上為省部
所嫉下為州郡所仇藉躡形迹無所不至原其本心
只為陛下愛養疲民護惜根本誠亦何罪而至於此
切望聖明哀憐照察

臣竊詳在法檢視蠲閣隸轉運司臣今敢以為請者
蓋緣蠲閣賑恤本是一事首尾相須若蠲放後時失
實使飢民已被輸納追呼之擾然後復加賑恤則與
割肉啗口無異故臣妄意欲得叅與其事庶幾血脉
通貫使聖朝賑恤之恩不為虛枉伏乞聖照

臣所奏請固皆今日所當施行而此項最為急切竊
恐大臣進呈之際謾將一二項不甚緊要事節量行
應副却將此項沉溺不為施行俟臣再請則又費月

日致失機會且如明州糴米一事臣本是四月二十三日以後節次申奏是時明州米船輻湊正好收糴乃不施行及至六月十一日方得指揮則所有船米已為上戶收糴殆盡矣今朝廷施行事體緩慢姦弊百端不稱陛下救焚拯溺之意大率類此臣不敢越職奏聞惟是此事切乞斷自聖志力賜主張蓋不惟一路民命所繫實亦國家休戚所關願陛下獨畱聖慮

臣曾摹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為後來之龜鑑近已刻石本司緣是臣下私書不敢容易繳進今有一本急於申奏不及如法標背已申納尚書省或蒙宣索一賜覽觀仍詔大臣常體此意不勝幸甚此項以後係是次緊內推賞差官兩條亦乞早留聖意

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據知婺州錢佃申備據國學進士唐季淵等狀本
州去歲遭旱特甚通判朝奉郎趙善堅協力措置災
傷廣求利害籍貧乏家七十萬口置濟糶場五百餘
所勘諭上戶糶米借貸排日煮粥以食民之不給津
遣鄰郡流移收養小兒遺棄病者醫藥以療之無流
移凍餒之人存活者幾百萬口實迹可考今歲闔郡
乾旱祈禱尚未感通飢餓狼狽指日可待趙善堅前

來賑濟有方況今歲之旱甚於去歲善堅解罷在即
不惟邦民失所倚賴而州郡亦大失裨助乞特敷奏
權留在州同共措置賑濟佃契勘去歲旱歉通判趙
善堅專一措置賑濟遍歷諸邑山谷點檢糶場委是
宣勞實惠及民今年梅雨愆期旱歉至甚照得通判
趙善堅今年七月十八日任滿本州委是闕官措置
乞移牒趙善堅權留在任同共措置賑濟候來年細
民接食却行解罷臣照對婺州去歲災傷本州通判

趙善堅措置濟糶存恤飢民委有勞効本官雖將任
滿本州今歲又遭旱傷比之去年尤甚緊要知得措
置首尾官員差委幹辦欲望聖慈特賜睿旨許從本
州守臣錢佃備到士民連狀所請令善堅在任同錢
佃協力措置災傷庶免誤事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將合該蠲閣夏稅人戶前期輸納者理折今
年新稅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昨備據紹興府士民魏必大等狀陳訴具狀申奏
朝廷乞行下紹興府將災傷諸縣自第一等至第五
等人戶照應淳熙八年已納夏稅和買役錢等依秋
苗檢放分數除豁外有餘剩納過分數與理作今年
合納夏稅事續承降五月三十日省劄戶部勘當即
不委本府去年受納到人戶錢物自第一等至第五
等各等各戶納到若干分數比秋苗有無多納過錢

絹紬綿數目獲奉聖旨指揮劄下開具保明供申臣
已恭稟施行及照得取會各等逐戶數目緣諸縣戶
名萬數浩瀚竊慮遲延有妨催科繼已具申尚書省
今一面取會到諸縣去年總計管納夏稅官物除山
園陸地浮財屋產外其湖籍田共計合納二十八萬
六千三十七屯匹三丈六尺七寸五分解帛役錢等
二十萬三千四百九十六貫七百五十文除被水滄
浸倚閣蠲免及人戶納到錢帛外有未納共五萬三

千五百七十六屯匹一丈五尺一寸六分錢四萬一
千四百六十一貫二百六十八文若以檢放秋苗分
數合計七萬一千三百七十八屯匹一丈七尺八寸
錢一十萬九千五百一十六貫二百八十六文外諸
縣止有剩納三萬七千八百九屯匹三丈九尺八寸
六分錢七萬七千二百三貫九百二十六文在官乞
理作今年合納之數臣照對紹興府諸縣所管湖蘄
田畝出納夏秋二稅官物去年緣為災傷其秋苗係

隨田內禾稻輕重檢放其所輸夏稅雖因水災得蒙蠲闕後來繼即遭旱水不及處亦無所收緣係未收成以前起催所以人戶多不需被減放之恩又八月內降到蠲闕指揮之時人戶之善良畏事者皆已輸納其得被聖恩者實皆頑猾之戶事體輕重甚不均一臣又竊覩去歲災傷飢民猥衆尚蒙聖慈撥賜錢米救濟豈有田內夏稅已蒙蠲闕人戶前期誤行輸納者却不與理折今年新稅甚非朝廷矜恤之意況

今夏以來諸邑又多亢旱斯民接連飢荒方苦艱食
當此催科之時委實無可輸納若不蒙朝廷特加優
恤必見失所況以諸縣數百萬戶口今來所乞通理
剩納之數其為物帛止三萬七千八百九十七屯匹
三丈九尺八寸六分錢止七萬七千二百三貫九百
二十六文數目既少於朝廷所損不多而民戶可需
實惠欲望聖慈俯賜允從特降指揮將人戶去年剩
納前項數目與理作今年之數蠲豁庶幾嗷嗷之民

得以安業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

具位臣朱 熹

今具沿路災傷事理下項須至奏聞者

一臣七月十六日再到田間看視蝗蟲大者絕少而小者尚多當處多是旱中禾稻皆已成熟多被喫損人戶皆稱檢官未到見分數不敢收割

臣已牒本府催促所差下官日下出門前來檢視去訖又支錢付曹娥監鹽官收買十四十五都蝗蟲并行埋瘞續據上虞餘姚縣申到本縣蝗蟲頗多亦已行下催促支錢收捕埋瘞今來頻得雨澤遠近沾足竊意其蟲必當殄滅已牒本府一面審實具奏伏乞聖照

一臣十七日經歷上虞縣界田皆遭旱彌望焦赤間有近水去處尚有些小可望收成觀其災傷

委是至重而本縣不受人戶投訴反將投訴人
戶刷具舊欠監繫門頭及出招子催督稅賦無
問貧富大小人戶五日一限逐限輸官之外人
吏定要乞錢一百文省其不到者即差公人下
鄉追捉搔擾尤甚乞覓尤多人戶不勝其苦一
日之間遮臣泣訴者至五七百狀臣已送本府
存恤究治施行去訖更乞聖慈特賜指揮庶幾
州縣有所懲戒免致重困飢民不勝幸甚

一臣十八日到嵯縣其旱勢尤甚於上虞蓋紹興諸縣之旱嵯為最而上虞次之餘姚又次之然上虞餘姚去年猶得薄收獨嵯縣一連三年遭此極重之災雖其上戶中家已覺艱窘鰥寡細民則已有掇稗子而食者臣曾支錢三十文買到所採稗子一升今申納尚書省欲乞宣索一賜觀覽早降指揮令紹興府將此三縣新舊稅租特與倚閣俟見秋苗合放分數斷自宸衷別

賜處分不勝幸甚

一臣十九日至新昌縣是日午後連得大雨幾至
通夕本縣先來亦苦乾旱早稻皆已失收中晚
之田亦已龜拆方自中旬以來連日得雨田中
遂皆有水中晚之禾間有可望去處可勝上虞
等縣但諸縣大抵旱乾日久得雨後時秋序已
深氣候寒冷其間稻苗雖尚青活而不復能結
實者亦多有之荒熟之形尤難分別臣已遍牒

檢視官員切宜子細不可差誤伏乞聖照

一沿路入戶已損田畝不堪收割皆欲及早耕犁
布種蕎麥二麥之屬接續喫用但以檢放未定
不敢施工欲望聖慈特降指揮催促檢放庶幾
不妨民間及早耕種其有闕少種糧之人更令
官司量行應副尤為厚幸

一臣二十一日入台州天台縣界以後事理尋別
具奏聞伏乞聖照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知寧海縣王辟綱不職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昨為親見台州寧海縣人戶流移已曾具奏竊慮
深軫聖懷自到本州即行詢究見得本縣流移人戶
已是千有餘口其知縣宣教郎王辟綱恬然不恤亦
無申報委是不職竊恐將來糴濟事務繁夥必是不
能了辦欲望聖慈特賜罷黜或依已得指揮與監廟

一次仍特不理作自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救荒事宜畫一狀

貼黃

奏為本路災傷已蒙聖慈支降錢三十萬貫更乞撥
作二百萬貫及別有畫一奏聞等事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 熹

臣昨以本路薦被災傷輒以賑卹事宜一二條奏伏

蒙聖慈曲賜俞允仍賜錢三十萬貫以充七郡糶濟之用德意甚厚臣謹已奉宣詔旨頒布遠近飢饉餘民感激受賜歡聲如雷此固足以見陛下天地父母生成覆育之恩矣然臣愚暗不知分量輒敢更有無厭之請蠲冒萬死復以奏聞伏惟陛下少畱聖聽臣不勝幸甚今具下項

一臣昨奏請給降錢一百萬貫為一路救荒之備已蒙聖慈開允應副三十萬貫不勝幸甚然臣

自昨者具奏之後續據諸州申到所乞錢數明
州一百萬貫婺州六十萬貫處州十萬貫台州
十萬貫而紹興府衢溫州尚未申到計其所須
當亦不下三二十萬大抵通以一路計之約二
百餘萬貫始可足用而臣向來所請不及其半
致陛下未知合用實數其所予者又不及所請
之半臣之罪大無所逃刑唯有及今據實披露
尚冀可補萬一臣竊計本路四十一縣除得熟

縣分不過十數其餘大抵皆荒且以三十縣計之若得二百萬貫則一路可得米五十萬石而一縣當得一萬六千餘石若止得一百萬貫則一縣但可得米八千餘石今乃僅得三十萬貫則是一路得米不過七萬餘石而一縣為二千餘石而已其逐縣合糶給戶口雖已立式行下取會未到然以去年紹興諸邑之費推之則一縣用米有至四五萬石者况今歲之荒甚於去

歲一縣飢民之衆其非八千二千石之所能濟
亦不待筭計而可知矣今欲少俟取見戶數而
後計所不足續有陳請則恐地分濶遠取會未
能遽集之間而已後糴米之期矣冬春之間糴
者日衆米價日高臣恐用錢愈多得米愈少而
民之飢者愈失望也臣愚欲望聖慈深察前項
事理特降睿旨更撥錢一百七十萬揆前所給
通作二百萬貫令臣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糴

俟見糶給戶口實數却行計度支用不盡之數
先次拘收回納亦未為晚伏候聖旨

簽黃

竊恐度牒官會發出太多難以發洩今減半賞
格已蒙施行欲乞指揮紐計米數量給空名告
身五七十道并度牒官會揍成二百萬貫付臣
收掌則富民間之願獻助者必多如有應格之
人即乞許令提舉官與安撫使照應見行減半

賞格聚廳書填當面給付亦足以關防私曲情
弊伏乞聖照

一臣昨奏乞依耿延年所奏浙東一路獻助米斛
人戶並與減半推賞已蒙聖慈開允施行不勝
幸甚但指揮內却有將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
處方得保明取旨之文則臣恐聽者不能無疑
而未有應募之意也臣雖已行下州縣令人戶
願獻助者先經本司自陳待與標撥赴災傷最

重州縣送納支散然人戶未知省部人吏將來的將是何州縣作災傷最重去處則終不能無疑且天下一家初無彼此而本路災傷重處殆計八九但令在在處處米穀堆積而徐視飢民闕食尤甚去處般運以往則亦無處不可入納又何必逆為此不可取旨之端以疑羣聽而誤飢民之命哉臣愚欲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特降睿旨一依乾道七年耿延年所請已得指揮

施行而刪去今來所增委曲關防之語使大哉之言一哉之心有以宣著暴白於天下則有餘粟者爭先應募而所賜之錢又可會計餘數拘收回納是亦所謂惠而不費者伏候聖旨

一臣昨具奏乞詔州縣寬限催稅已蒙聖慈特詔本路州縣將合納稅賦並照省限催促不得非理搔擾不勝幸甚但今年旱傷實非去年之比若據事理所有夏稅自合依去年例特與住催

竊緣節次蠲放蒙恩已多不敢便為陳乞但今
八月十五日省限已滿州縣自此必是公肆追
呼無所忌憚使被災餘民無所告訴馴致死徙
仰貽宵旰之憂臣愚欲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
特詔有司將本路被災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
催却俟檢放秋苗分數定日却將夏稅亦依分
數蠲減一併催理庶幾飢民均被實惠伏候聖
旨

簽黃

臣契勘紹興府今年人戶丁錢已蒙聖慈盡數蠲放今者本路諸州例遭災旱而台州丁錢最重下戶尤以為苦欲望聖慈許將台州五縣第五等人戶今年丁絹特與蠲放庶幾千里飢民得免追呼決撻之擾不勝幸甚伏取聖旨

一臣昨所奏逐項事理並蒙開允獨有依準舊制募飢民修水利一事未蒙施行臣竊見連年災

旱國家不忍坐視夫民之死大發倉廩以拯救之其費以巨億計蓋其賑給者固不復收其賑糴者雖曰得錢而所折閱亦不勝計仁聖之心於此固無所吝然飢民百萬安坐飽食而於公私無毫髮之補則議者亦深惜之故臣嘗竊仰稽令甲私計以為若徼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為募民興役之資則救災興利一舉而兩得之其與見行糴給之法利害之筭相去甚遠故不自

揆既以奏聞而輒下諸州委是通判詢究水利
合興復處以俟報可至於近日巡歷又得親見
所至原野極目蕭條唯是有陂塘處則其苗之
蔚茂秀實無以異於豐歲於是竊歎益知水利
之不可不修自謂若得奉承明詔悉力經營令
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如此則民間永無流
離餓莩之患而國家亦永無蠲減糴濟之費矣
不謂言語疎畧未蒙鑒照敢竭其愚重以為請

伏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許臣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者而令於內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到合興脩水利去處即與審實應副其合糶給人應募者即令繳納糶給由厯就顧入役俟畢工日糶給如舊則所損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絕凶年之憂費短利長未為失策伏候聖旨

簽黃

臣又竊恐興脩水利所費太多難以支給即乞
且令貸與食利人戶雇工興役却候將來豐熟
年分紐計米數量分料次赴官送納椿管在官
尤為利便伏候聖旨

一臣昨嘗面奏乞令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
下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以絕下戶細民奔走供
億計囑陪費之擾誤蒙聖慈曲賜開納今者本
路復遭旱虐竊欲取旨依此施行但今檢官已

在田野如蒙開允即乞聖慈特降指揮令轉運司疾速施行若俟命下到臣巡歷去處然後施行却恐緩不及事伏候聖旨

一臣伏覩歲既不登所在艱食全賴商賈阜通之利所宜存恤不可搔擾今米穀不得收稅雖有成法而州縣場務多不遵守至於往糴而有所挾之資既糴而有所資之貨則往來之間經由去處尤以邀阻抽稅為苦是致客人憚於興販

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申嚴舊法仍詔有司諸被災州縣人戶欲興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糴米穀就闕米處出糴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糴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如蒙開允即乞徑下轉運司約束沿江瀕海所過場務遵稟施行庶幾商販流通民食不匱伏

候聖旨

右謹錄奏聞伏乞勅旨

奏明州乞給降官會及本司乞再給官會度牒
狀

具位臣朱熹

臣據明州申契勘本州今歲闕雨管下六縣皆有旱
傷去處竊慮細民闕食本州雖有常平錢米所管不
多今來事勢不可少緩本州遂於七月十八日具奏

乞支降官會一百萬貫下本州循環充本雇備人船
出海往潮廣豐熟州軍收糴米斛準備賑糶濟或
朝廷不欲支動經常之費即乞支降空名度牒一千
道官告三千道下本州轉變糴米未蒙回降申本司
乞更賜敷奏臣照對本路諸州今歲皆有旱傷比去
年大段不同雖荷聖恩給降官會度牒共三十萬不
足支遣臣已具奏乞再給一百七十萬貫揆前作二
百萬貫如蒙朝廷應副便可均給諸州今又據明州

所申合行備錄奏聞伏望聖慈照臣前奏事理早賜
依數給降仍乞就撥紹興府先蒙降到度牒一百道
所換米二萬石及明州先蒙降到二十萬貫糴到米
並付本司均撥應副紹興府明州糴濟及貸與食利
人戶興修水利却於二百萬貫內除豁其水利貸錢
向後豐年却令逐旋回納實為利便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晦菴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周丕

欽定四庫全書

晦菴集卷十八

宋 朱子 撰

奏狀

奏台州免納丁絹狀

具位臣朱 熹

臣巡歷至台州據屬縣人戶陳狀稱逐年身丁每丁
合給本色絹三尺五寸并錢七十一文被州縣登承
抑納絹七尺其實本州每丁只發納上供三尺五寸

却將錢七十一文令人戶倍輸折納本色竊念本州縣人戶連遭荒旱細民艱食見蒙追催緊急無所從出乞將連年多納理作今年合納其今年倍納在官乞理為來年合納之數臣喚到台州典級楊松年陸迅等供拖照案例臨海五縣人戶合納丁絹除第一等止第四等係將丁產稅錢併紐科納絹帛外所有第五等丁絹檢準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節文兩浙人戶歲出丁鹽錢每丁納錢二百二十七文竝

令納絹一丈綿一兩已是太重自今第五等以下人戶一半依舊折納外餘一半折納見錢台州人戶身丁每丁供鹽稅錢一百四十一文足折納絹七尺自紹興三年首正將第五等人戶丁鹽錢除一半折納絹三尺五寸外有一半折納見錢七十文足五分計減退本色絹數是致闕少絹帛支遣本州於紹興四年相度貼支官錢揆納具申朝廷獲奉聖旨令台州椿管見錢與人戶納到數目依市價賣發不得科敷

搔擾本州自紹興四年以後却將第五等人戶合納
一半丁錢七十文五分足紐納絹三尺五寸照得第
五等人戶計一十九萬九千八十四丁合納丁鹽錢
二萬八千七百貫八百四十四文除一半納本色外
有一半止合納丁錢一萬四千三十五貫四百二十
二文足本州却將上件丁錢紐作本色絹三尺五寸
催納計絹一萬六千五百九十四匹一丈二尺以致人
戶陳理今來若放免一半丁絹却合催納一半丁錢

一萬四千三十五貫四百二十二文足其所免上件
丁絹本州逐年自有支用趲刺紬絹一萬六千二百
餘匹可以通那充官兵等支遣不礙起發上供綱運
之數臣照對台州諸縣連年災傷細民重困若不優
加存恤必見流移其第五等人戶所納丁稅既有元
降建炎三年指揮許納一半見錢自不應竝納本色
今來台州若免納一半丁絹本州自有趲刺紬絹可
以通那支遣不礙起發上供之數委無相妨臣已行

下台州及臨海等縣遵照建炎三年獲降聖旨令人戶逐年每丁送納絹三尺五寸并一半見錢七十文五分足免致重困貧民下戶不得仍前違戾科抑外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謹狀

再乞給降錢物及減放住催水利等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於今月初一日及六日兩次具奏乞給降錢物應

副本路諸州糶濟支用等事至今半月未奉進止竊緣自今已向深秋欲得上項錢物給付逐州及早運糶其餘事件亦合早作措置庶幾將來飢民得沾實惠不至復似去年措置後時追悔無及但緣臣近日不合按劾知台州唐仲友不公不法事件違忤貴臣不敢更以私書手劄陳懇廟堂催促敷奏竊慮進呈淹緩有誤一道飢民性命之計今不免再具畫一事目奏聞欲望聖慈鑒茲愚悃發自宸衷斟酌事宜特

降處分先將愚臣重賜行遣別選膚使錫以緡錢使
布寬大之恩其減放住催水利募糴等事亦係本路
救荒緊要節目若俟新官奏請然後施行必是遲緩
誤事欲乞權依臣奏且與施行不勝幸甚須至奏聞
者

一奏乞特降睿旨支撥錢一百七十萬貫揆前所
給通作二百萬貫令臣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
糴俟見糴給戶口實數却行計度支用不盡之

數先次拘收回納仍乞於內紐計米數量給空
名告身五七十道并度牒官會揍成二百萬貫
付臣收掌如有獻助及格之人合臣與安撫使
書填給付

一奏乞特降睿旨於今來所降減半指揮內刪去
將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明取旨之
文只依乾道七年耿延年所請已得指揮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將本路災傷縣分大戶夏稅權

行住催少俟檢放秋米分數定日却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臣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却於數內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到合興修水利去處即與審實應副其合糶給人有應募者即令繳納糶給由厯就顧入役俟畢工日糶給如舊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令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

以下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令轉運司疾速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申嚴米穀不得收稅舊法仍詔
有司諸被災州縣人戶欲興販物貨往外州府
收糴米穀就闕米處出糴者各經所在或縣或
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糴米訖
所買回貨亦各從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
過竝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竝依稅米穀法
必行無赦徑下轉運司約束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就撥紹興府先給到度牒一百道換到米及明州先蒙降到二十萬貫糴到米並付本司均撥應副紹興府明州糴濟及貸與食利人戶興修水利却於二百萬貫內除豁其水利貸錢向後豐年却令逐旋回納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降旨令婺州撥還所借常平米狀

具位臣朱 熹

臣伏準尚書省劄子備據知婺州錢佃奏乞於本州
見管常平義倉米內支借二萬石支遣軍糧八月三
日三省同奉聖旨許支借二萬石限至歲終撥還臣
除已恭稟施行外臣竊見義倉米在法唯充賑給不
許他用今歲婺州諸縣例皆旱傷將來細民必致闕
食本司尚自申奏朝廷支降官會度牒應副本州糴
米而義倉窠名正係賑給之數先來本州已曾借過
一萬七千石元降指揮候秋成先次撥還尚未還到

顆粒今來再借二萬斛止存七千餘石已是不足支遣而所借之米又蒙許令歲終撥還深恐後時有誤糶濟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婺州將兩次借過米三萬七千石趁此秋成盡數先行撥還庶幾可以添助糶濟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巡歷至台州奉行事件狀

具位臣朱 熹

臣照得本路州縣今歲旱傷臣自七月十五日出巡
取道嵎縣迤邐入台州按視及預行措置賑恤事件
節次具奏外臣已於八月十八日起離台州取處州
前去所有台州奉行事件須至奏聞者

一臣七月二十三日到台州二十五日準尚書省
劄子恭奉聖旨給降度牒三百道官會一十五
萬緡臣即時分撥應副諸州外仍於台州刷到
常平司及諸州庫眼有管窠名錢八萬貫及於

降到錢會內撥錢二萬貫共湊一十萬貫量逐縣災傷輕重地里闊狹均撥應副仍詢訪到土居官員士人誠實練事為衆所服者一縣數人以禮敦請令與州縣當職官公共措置差募人船前往得熟去處收糴米斛循環賑糴仍多方敦請上戶說諭或出米穀或出錢物并行運糴添助賑糴仍據本州申到見管常平義倉米五萬二千餘石已令椿管準備賑濟及一面立式

選差都正鄉官等家至戶到從實抄劄法應糶
濟大小戶口取見的確數目各隨比近置場以
俟將來闕食就行糶濟仍立罪賞約束不得泛
濫抄劄枉費官廩外伏乞聖照

一臣所經歷去處得雨之後晚稻之未全損者竝
皆長茂可望收成但民間所種不多僅當早稻
十之一二其早稻未全損者亦皆抽莖結實土
人謂之二稻或謂之傳稻或謂之孕稻其名不

一目今有已黃熟處亦有尚帶青色處村民得此接濟所益非細但其稻莖稀疎秕多穀少其色青者已逼霜露恐難指擬至於粟苳油麻蕎麥之類却並有收次第今冬未至乏絕只為薦饑民無蓋藏竊恐來春必至艱食臣已面諭州縣官吏常切體訪不拘早晚但覺民間闕食便行賑糶收錢運糶循環接濟無損於官有益於民實為利便伏乞聖照

一臣體訪到本州黃巖縣界分闊遠近來出穀最多一州四縣皆所仰給其餘波尚能陸運以濟新昌嵯縣之闕然其田皆係邊山瀕海舊有河涇堰閘以時啓閉方得灌溉收成無所損失近年以來多有廢壞去處雖累曾開淘修築又緣所費浩瀚不能周徧臣竊惟水利修則黃巖可無水旱之災黃巖熟則台州可無饑饉之苦其為利害委的非輕遂於降到錢內支一萬貫付

本縣及土居官宣教郎林履承節郎蔡鎬公共
措置給貸食利人戶相度急切要害去處先次
興工俟向後豐熟年分却行拘納其林履曾任
明州定海縣丞敦篤曉練為衆所稱蔡鎬曾任
武學諭沈審果決可以集事但本縣知縣范直
興不甚曉事恐難倚仗欲乞依本司已獲降到
指揮特與嶽廟理作自陳別選清強官權攝縣
事庶幾興役救荒不至闕誤伏候勅旨臣前項

所奏給降到錢三十萬貫臣已分撥婺州八萬
貫衢州六萬貫處州五萬貫台州二萬貫黃岩
興修水利一萬貫及明州定海縣亦乞興修水
利已撥一萬貫共已撥二十三萬貫外尚剩七
萬貫初欲分撥應副明州紹興府而明州申到
已奏乞撥錢一百萬貫臣遂不敢拈出兼婺衢
兩州連年荒歉竝無蓄積可以那兌運糴竊恐
將來更有欠闕欲且留此錢數更俟聖慈添撥

到錢即并諸州再行均給所有添撥之數已兩次具奏今更於後項開說伏乞聖照

一臣於八月初三日及十二日兩次具奏更乞聖慈添撥錢物及紹興府明州元降度牒官會所糴米斛通揆作二百萬貫文乞不候檢踏先放五斗以下苗米又乞權住催夏稅零欠候檢放秋苗分數定日并行除豁理納又乞申嚴米穀免稅舊法仍乞特降指揮與免往回物貨及搭

帶稅物亦已久未奉進止欲乞聖慈詳臣兩
狀早賜指揮伏候勅旨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簽黃

臣第二狀內已有陳乞別選膚使付以緡錢一節
今更自度決難自効并望聖慈早賜處分

奏均減紹興府和買狀

同本府

臣聞欲救巨患者不可惜小費欲除實弊者不可循虛

名臣等叨蒙聖恩備數東浙竊見紹興和買之患民所不堪巧詐之徒姦弊百出前此議者非不欲救而除之而往往過為國家顧惜小費下比流俗苟循虛名是以因循終莫能革臣等不肖誠不足仰窺聖德之萬分然有以知陛下愛民之心燭理之明於此必有所不屑者是以敢昧萬死而一言之伏惟陛下留神財擇臣等契勘浙東七州除温州無和買外其餘六州共管和買二十八萬一千六百四十四二丈一尺紹興一州獨當一

十四萬六千九百三十八匹乃占諸州一半以上緣此重困人不能堪所以子戶詭名巧為姦弊雖有重法終不能禁且如會稽一縣經界之初舊例雖是物力三八貫五百以上起科和買然以通數計之實及四十七貫方滿一疋今亦自三十八貫五百起科以通數計之乃自十八貫六百單一文已科一疋則是向來科納一疋者今增為二匹半矣官之所入不加贏田之在民不加損止緣人苦其重避免者多以故姦偽日滋以至此

極向來官吏之有意於民者莫不知有此弊亦未嘗不為之惻然動心評議指畫亦既多端而利害相形終無定說如欲首併詭戶則懼其告訐成風徒敗風俗而暫併復分終不能禁欲以畝頭均紐則縱舍游末重困農民輕重之間亦未為允欲科有產無丁之戶則彼能立詭戶者固不憚更立虛丁而寡妻弱子實無丁籍者反受其弊如欲減退物力等則或作鼠尾推排則彼昔者既能析而為三十八貫五百以下之戶矣今豈不能再

析而為若干錢以下之戶乎故嘗叅酌前後衆人之論而折衷之獨有通計家活浮財物力貫頭均紐之說稍為無弊雖第五等戶昔無今有者未免有言然於其間真偽亦復相半若真貧民輸一戶之和買不過丈尺彼自不較惟是子戶詭名之衆頓輸數戶積計甚多故尤不以為便而必爭之其力又足以挾下戶唱浮論以搖衆聽故不察其實者遂以自疑而莫能復措其說此和買之議所以汹汹累年而和買之害固未嘗有一毫之

損也然竊嘗深究其受病之原則無他焉直以元額之太重而已故今臣等相與熟議輒陳此說欲望聖慈先發德音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均敷之說以定其制惟慮所敷第五等戶之中真下戶者或受其弊則請叅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之說以優恤之但使真下戶者審知此法之行不為厲已而無他辭則彼姦民之浮論亦可以置而不問矣謹畫一條具于后

一所以先裁減歲額者臣聞祖宗初立和預買法先

支見錢後納絀絹民間實賴其利至有形於歌謠者而當是時本路漕臣有私於越州者其吏復私於會稽故此郡縣所拋獨多其後請本之數遂為歲額而錢不復支絹日益貴以至今日而白著之科遂反為一州無窮之害故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登極赦書有曰和預買法本支實價訪聞官司立價甚低或高擡他物價直準折或以無實虛券

充數甚者直至受納未支本錢不遵條限前期起
催急於星火今來上供之類欲依祖宗法其和預
買有前項違戾守令并轉運司竝以違制論加二
等仍委提刑司覺察每歲於依限後一月內具有
無違戾聞奏不以實聞與同罪仰味大哉之言則
是太上皇帝再造之初聖慮之深固已及於此矣
而兩聖相承於今五十餘年迫以軍國之須所資
至廣卒未能有以仰稱睿謨預支實價以復祖宗

之舊者臣等竊思其次獨有擇其甚處如紹興府
者有以少解其倒垂之急為庶幾焉爾然今欲去
紹興和買之害使無姦弊稍得均平而不先減其
當日請本之額譬如負千鈞者背膂之力既已不
堪乃不知減其所負之物但欲移而寘之懷袖亦
必無益於事矣故今臣等於此首陳減額之說而
議者顧以為有虧經費無所從補徒然奏陳必不
聽許則臣等雖愚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臣等仰觀

陛下愛育黎元如親父母有以病告如切其身如
頃年四州之虛額饒州之金徽州之絹汀州之銀
青陽星子之稅放免蠲除不可勝計而連年水旱
施舍貸給何啻數十巨萬何獨於此知其為害之
甚而不出捐數萬匹者以紓之乎又況近者已蒙
聖恩減免天慶攢陵等處和買二千餘匹固已漸
示救患除弊之端矣然通而計之人戶所減每匹
纔及一尺有奇而坊本煎鹽埧江放生四色所放

尚未除免則臣等所以望於陛下者不但如此而已也臣等竊見浙西和買最重去處無如臨安府者而其數纔及八萬餘匹欲望聖慈將紹興府且依此例為額而蠲其餘數至於版曹經費或有所闕則乞量撥內帑之蓄以補其數蓋如本路坊場課利出剩錢數歲輸內帑者至若干萬貫皆是近歲曹泳創置窠名即非舊法所當供者如此之類倘捐一二歸之版曹還以補填本路上供蠲減之

數則聖澤下流人知德意舊弊庶乎其可革矣

一所以謂貫頭均紐之說為無弊者蓋今和買之重人悉規避詭為下戶長姦滋弊莫可關防如經界之初會稽一縣凡為物力錢一百二十六萬餘貫而四等以上科納和買者當一百一十萬餘貫今來四十年所謂四等以上止有物力錢三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貫六百文而轉入五等者乃至七十二萬五百餘貫皆緣和買之重姦猾之民爭為

子戶詭名以避均敷而其醇謹畏法不敢為者顧
乃為之代受所免之數幾再倍於其舊政之不平
莫甚於此從來為州縣者灼知其弊非不嚴詭戶
之禁往往隨併隨分終莫能革今若蒙恩先次痛
減歲額却以貫頭均敷自物力一丈以上竝紐寸
尺則高下多寡其數一定而姦弊無所從出矣若
猶以真實下戶創科為慮則所謂高下等第科數
以及減免下戶身丁之說臣等請得而備陳之

一所謂高下等第均數者上戶舊科和買數多今用貫頭均數則其數却須少減下戶舊不曾科和買今用貫頭均數則其數乃是頓增若使頓增數中皆是子戶詭名則固不足恤第其間却有真實下戶不能無咨怨者故今復為此法以優恤之如第一等物力四十貫當科和買一匹則第二等四十五貫乃科一匹等而下之至於五等則戶愈卑而科愈少矣如此施行庶幾下戶所增不多不至反

有重困

一所謂減免下戶丁錢者大率第五等中有丁者多是真實下戶無丁者多是子戶詭名今若將第五等戶所納丁錢特與除放則真實下戶雖增和買而得除此色官物其乘除之間亦畧足以相補矣右謹件如前欲望聖慈特賜省覽直降睿旨悉與施行則不惟臣等之幸實紹興闔境百萬生靈數十百年永無窮之幸

貼黃

第五等戶計若干丁每丁一歲納錢若干統府八縣

計若干貫

後闕

又小貼子

所以欲改畝頭二字為物力貫百者蓋以畝頭科紐則獨有田之家被科而有浮財物力者不與亦有未均之弊故欲改作物力貫百則有田及浮財者皆在其中此奏是衆人商量而新秀州嘉興主簿諸葛千

能操筆為之其人有學行審細詳練恐可招而問之
必能博盡異同得其利病之實伏乞台照熹上覆

奏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

臣竊見本司所管鹽酒課利國計所資為甚廣而民情
所患為甚深若不根索弊原別行措畫竊恐民力日困
亦非國家久遠之利臣雖書生不曉錢穀然其大體亦
竊講聞久欲條奏以聞顧以救荒方急有所不暇今以
罪疾力請投閑惓惓之私懷不能已輒有已見冒昧奏

陳如有可採欲乞別選忠厚通敏之臣付以其事令其
詳細稽考因事制宜使民情亟得去其所患而國計永
不失其所資實為利便至於差役一事亦屬本司所管
今亦有少利害并具其說如後須至奏聞者

一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瀕海既是產鹽地分而民
間食鹽必資客鈔州縣又有空額比較增虧此不
便之大者夫產鹽地分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
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

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
羣或用大船般載巡尉既不能訶州郡亦不能詰
反與通同資以自利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如
前日所奏台州一歲所收二萬餘貫是也以此之
故除明越兩州稍通客販粗有課利外台溫兩州
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
有一場一監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
吏糜費吏卒搔擾有不可勝言者然以有比較之

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鹽鋪抑勒民戶妄作名色抑令就買出入暗昧不可稽考大畧瘠民以肥吏困農民以資游手為州縣為提舉主管者非不之知然皆以國計所資不敢輒有陳說日深月久民愈無聊若不變通恐成大患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舊行產鹽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於官近歲官鹽雖不支給而民間日食私鹽官司既得產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

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欲乞聖慈特詔本司取會
福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產鹽法將本路地
里遠近鹽價高低比附參考立為沿海四州鹽法
其餘州軍自依舊法施行則亦革弊救民之一事
也伏乞聖慈詳酌施行

一酒坊之弊其說有四一曰官監二曰買撲三曰拍
戶抱額四曰萬戶抱額臣竊以為莫不便於官監
莫便於萬戶其他則亦互有利害而萬戶之中亦

不能無少利害要在講究詳盡然後施行則庶乎其弊之可革矣今官監之害朝廷既知而罷之矣然州郡占吝多不遵稟戶部漕司所撲仍不廢罷此則害雖除而未盡者也買撲之害在買人有消折本柄破壞家產之患在衆人有掇托抑勒捕捉欺凌之擾雖加禁防法式明備然勢之所在終不能革拍戶抱額則庶幾矣然或額重而抱納不前或藉此而掇托搔擾則其弊亦不異於買撲唯萬

戶抱額最為簡便然須以一州或一縣通計田畝
浮財物力而均出之使無官戶民戶之殊城居村
居之異一槩均敷立為定籍乃為盡善若舍官戶
而敷民戶舍城居而困村居不立官簿而私置草
簿使吏得以陰肆出沒走弄於其間則又病矣此
法本路處州見已施行四五十年民無爭訟官省
禁防雖其小害尚不能無然入其封境觀其氣象
宛然樂國與諸州不同今欲便取其法行於諸州

則恐本州課額素輕或非他州之比未可遽議然
他州課額雖多從來拘催少曾登足皆是虛名徒
掛空簿若蒙聖恩深詔有司取淳熙六年七年八
年三歲實催到庫之數叅校取中立為定額然後
以此科敷俾為萬戶則亦庶幾安民省事之一端
也伏乞聖慈詳酌施行

一臣於今年閏月內曾具差役利害事申尚書省
幾數千言內有徐詡所畫歇役年限一條最為詳

密而近準戶部行下乃無一言見施行者臣生長
田間頗諳鄙事竊謂其言若得聖明一賜觀覽決
須有可采者欲望聖慈特賜宣索觀其大槩然後
付之愛民曉事老成詳細之臣令其看詳擇可行
者具為條畫別降指揮施行庶於陛下愛民之意
少有裨補臣不勝萬幸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義役利害狀

具位臣朱 熹

臣巡歷到處州竊見本州昨奉聖旨依布衣楊權所請結立義役此見陛下愛民之切雖草茅之言苟有便於民者無不采納施行天下幸甚然本州目今奉行却有未盡善者如令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田此誠善矣而本州却令下戶只有田一二畝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而上戶田多之人或却計會減縮所出殊少其下戶今既被科出田將來却

不充役無緣復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貧民以資上戶
此一未盡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
次此其出納先後之間亦未免却有不公之弊將來
雖施刑罰轉添詞訴此二未盡善也又如逐都所排
役次今日已是多有不公而况三五年後貧者或富
富者或貧臨事不免却致爭訟此三未盡善也所排
役次以上戶輪充都副保正中下戶輪充夏秋戶長
上戶安逸而下戶陪費此四未盡善也凡此四事是

其大槩目下詞訴紛然何況其間更有隱微曲折未
可猝見若不兼採衆論熟加考究竊恐將來弊病百出
詞訴愈多改之則枉費前功不改則反貽後患將使
義役之名重為異議者所笑無復可行之日誠有未
便臣昨見紹興府山陰縣見行義役只是本縣勸諭
人戶各出義田均給保正戶長各有畝數具載砧基
其保正戶長依舊只從本縣定差更不別置役首亦
不先排役次而其當役之戶既有義田可收自然樂

於充應不至甚相糾許但其割田未廣去處未免尚
仍舊弊若更葺理增置便無此患竊謂其法雖似闊
疎然却簡直易明無他弊病又且不須衝改見行條
法委實利便故嘗取其印本砧基行下州縣然以未
經奏請畫降指揮州縣往往未肯奉行臣愚欲望聖
慈詳酌行下處州只令合當應役人戶及官戶寺觀
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止用山陰縣法官差
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俟處州行

之有緒却令諸州體做施行庶幾一變義風永息爭
競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按知台州唐仲友第一狀

外封

奏為本路諸州人戶間有流移去處奏聞事

內封

奏為台州催稅緊急戶口流移知台州唐仲友別有

不公不法事件臣一面前去審究虛實奏聞事

貼黃

臣竊見本人近蒙進擢而臣蹤跡方此孤危較權量力實犯不韙顧以疎賤蒙被誤恩實當一路耳目之寄不敢緘默以負使令伏惟眷照力賜主張免致復為小人陰有中害不勝幸甚

具位臣朱 熹

臣今月十六日起離紹興府白塔院道間遇見台州

流民兩輩通計四十七人扶老攜幼狼狽道途臣問其故皆云本州旱傷至重官司催稅緊急不免拋離鄉里前去逐食臣即量給錢物喻令復業竟不能回各已迤邐西去臣因詢究得本州日前似此流移戶口已多目今方是初秋已致如此竊恐向後愈見數多除已行下本州約束令其存撫見在人戶毋致復有流移外臣續訪聞知台州唐仲友催督稅租委是刻急多差官吏在縣追呼屬邑奉承轉相促迫急於

星火民不聊生又聞本官在任多有不公不法事件
衆口譴譁殊駭聞聽臣今一面躬親前去審究虛實
別具聞奏乞賜究治外所有上項事理須至先次奏
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按唐仲友第二狀

貼黃

奏為知台州唐仲友違法促限催稅搔擾饑民事伏

候勅旨

具位臣朱熹

臣昨訪聞知台州唐仲友催稅急迫致得民戶流移等事即具大畧奏聞今巡歷到本州天台縣據人戶遮道陳訴本縣夏稅絹一萬二千餘匹錢三萬六千餘貫緣本州催促嚴峻六月下旬已納及絹五千五百餘匹錢二萬四千餘貫而守臣唐仲友嗔恠知縣趙公植催理遲緩差人下縣追請赴州縣人聞之相

與號泣遮欄公植回縣情願各催戶下所欠零稅絹
二千五百匹限十日內赴州送納方得放免仲友遂
專牒縣尉康及祖催納零欠更不照應三限條法及
近日累降指揮牒內明言要在六月終以前一切數
足又牒縣尉催淳熙七年八年殘欠官物專差人吏
牟穎在縣監督及節次差下承局禁子等人絡繹在
道乞覓搔擾無所不至又據寧海人戶論訴本州專
差天台主簿張伯溫及州吏鄭椿姜允在縣催督去

年殘米下戶丁稅百端搔擾本司見行追問未到而聞張伯溫在寧海縣追呼迫急本縣人戶不堪其擾相與羣聚喧譟欲行毆擊伯溫知之僅得走免臣竊惟台州頻年災傷民力凋弊仲友儒臣幸得蒙恩典郡專以布宣德澤摩撫疲瘵為職而乃舞智循私動乖仁恕在法夏稅省限至八月三十日下限方滿近來戶部擅行指揮必要七月盡數到庫已是違法而仲友乃於戶部所促之限又促一月公行文移督迫

屬縣頓辱良吏苦虐饑民使千里之人愁怨歎息無
所告訴甚失聖朝所以選用賢良惠恤鰥寡之本意
又況方此饑饉人心易搖萬一果然生事不知何以
彈壓臣雖疎賤誤蒙任使職在剌舉不敢不言欲望
聖慈先將仲友亟賜罷黜以慰邦人之望其不公不
法事件臣當一面審實以聞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尚書省狀

具位臣朱 熹

今有狀奏知台州唐仲友促限催稅違法擾民乞賜
罷黜事緣在道路次舍淺迫慮有漏泄不敢備錄全
文申尚書省其狀如蒙聖慈降出欲乞早賜敷奏施
行以快千里疲民之憤須至供申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按唐仲友第三狀

貼黃

奏為知台州唐仲友在任不公不法事件除已將干
連人送紹興府司理院根勘錄案奏聞欲乞聖慈將
唐仲友先賜罷黜仍詔有司毋得觀望嚴行究治事
伏候勅旨

此項已追到鐵匠作頭林明供具分明尋別具奏伏
乞聖照

仲友差官非法估没人戶財產多是差曹格及司戶
趙善德案中可見伏乞聖照

造假會人蔣輝已據通判趙善伋監押趙彥將就州宅後門捉獲臣已押送紹興府司理院傳聞此人在此造假會甚多其台州解到行在諸庫官會欲乞密遣公正臣寮驗其真偽伏乞聖照

此項已據人戶潘牧繳到仲友長子手簡與弟子王靜內說計囑周士衡論分公事及婦人李六娘訴王靜及弟子鮑雙入宅求囑犯姦公事臣追到王靜鮑雙供通委有取受詣實尋別奏聞伏乞聖照

具位臣朱 熹

臣昨兩次具狀按劾知台州唐仲友促限催稅違法擾民罪狀聞奏乞賜罷黜及聞本人更有不公不法事件乞候一面審實以聞臣於今月二十三日到本州密切體訪及先據本州通判申并據士民陳狀皆稱仲友到任以來少曾出廳受領詞狀多是人吏應褒林木接受財物方得簽押無錢竟不得通以市戶應世榮為耳目令其在外刺求富民之陰事民間初

無詞訴急遣吏卒奄至其家捕以送獄擇姦貪之吏
鍛鍊考掠傳致其罪往往徒配或請囑既行則又忽
然縱舍曲直輕重初無定論邦人畏其凶酷無不重
足而立又本州違法收私鹽稅錢歲計一二萬緡入
公使庫以資妄用遂致鹽課不登不免科抑為害特
甚又抑勒人戶賣公使庫酒催督嚴峻以使臣姚舜
卿人吏鄭臻馬澄陸侃為腹心妄行支用至於饋送
親知刊印書籍染造匹帛製造器皿打造細甲兵器

其數非一遂旋發歸鄉里其他細碎不急之物下至
魚鹽臭腐但直一文以上無不津致以歸籠擔動十
百計絡繹不絕於路凡此皆人所共見有口者類能
言之臣嘗令本州通判趙善伋取其公庫文厯自二
十四日巳午間至中夜不至據監庫官司理王之純
及造買使臣姚舜卿供每遇知州判下支單即時關
支出庫所有應干簿籍於今日巳時知州聞得本司
勾追馬澄即時盡行拘收入宅有公庫貼司俞實張

公輔吳允中備見之純等曾親往控告知州堅執不肯付出仲友又悅營妓嚴葉欲攜以歸遂令偽稱年老與之落籍多以錢物償其母及兄弟據司理王之統供今年五月滿散聖節方知弟子嚴葉王蕙張韻王懿四名知州判狀放令前去即不曾承準本州公文行下妓樂司照會仲友身既不正遂不能令其子弟以至白晝公然乘轎出入娼家交通關節受納財賂曾為羣不逞就娼家毆擊狼狽而仲友不敢問其

嚴藥沈芳之徒招權納賂不可盡紀其簿歷文字少
經倖貳之手惟倚於臨海縣丞曹格及曹官范杉等
格妻與之有婣姻得出入其家早暮無節物論頗醜
凡此細碎污穢之迹臣不敢縷陳以瀆天聽臣謹按
仲友身為儒生早取科目繼登臺省為清望官今又
蒙恩出守名郡所宜夙夜恪勤正身率下務以承流
宣化牧養小民為職顧乃不思報稱公肆姦心其刻
核擾民之政既如臣前奏所述其貪污不法之狀又

如臣今奏所陳而近侍貴臣或未知其所為猶以故意期之以至交章論薦上誤寵擢臣以職事所在恐負使令誠知蹤跡孤危不敢隱情惜已其官屬所言士民所訴與臣前後所聞大畧不異雖其曲折未必盡如所陳然萬口一詞此其中必有可信者而觀其公然占吝公庫文厯不肯解送則其衷私折換以蓋日前侵盜入已之迹亦有不待案驗而可知者臣更不敢差官體究慮涉張皇却致本人潛將文案盡底

改易無可供證竊謂唯有付之所司盡實根勘則其
有無虛實自不可掩除已牒本州通判趙善伋高文
虎拘收本州自仲友到任以後至截日終應干收支
文歷公案及將合千人等押送紹興府司理院禁勘
外欲望聖慈閱此一方久罹凶害亟詔有司毋得觀
望嚴行究治依法施行以為遠近四方守臣貪殘不
法之戒須至奏聞者

一淳熙八年受納秋苗糙米每年是十月半後間

開場仲友信委司戶趙善德差為受納官公然
倍取合耗高帶斛面不半月間善德已申所納
糙米數足方十一月仲友將人戶未納糙米違
法高價一併折錢人戶盡用賤價糶米高價納
官一郡皆以為苦至今追催所折米錢更不顧
恤朝廷上司時暫住催指揮其收到錢雖入於
糶本庫收附多是關入公庫巧作名色支破私
用欲乞委官到州監合千人供具去年折納糙

米月日石數見得不恤民力一意取錢實迹

一淳熙八年春本州荒歉抄劄諸縣合賑濟人戶
姓名散給未嘗周徧仲友却專委人吏李廻乘
勢監勒鄉司僭具隱落丁稅之人抑勒諸鄉司
乘此作弊增減成其姦計詞訴至今不已每縣
添至數千人多是失實比常年添增五縣丁產
絹數千匹在兩年中納夏稅和買絹未及七分
却竝高價折錢困及小民無錢可納增起丁稅

金
卷十八
以無為有為一州無窮之害欲乞委官再行審
實早與除豁其所取到添丁錢並不曾起發不
審將作何用

一公使庫自來不許賣酒緣添歸正人合支些小
供給錢仲友到任以來以此為名公庫每日貨
賣生酒至一百八十餘貫煮酒亦及此數一日
且以三百貫為率一月凡九千貫一年凡收十
萬餘貫其所造酒米麥之屬既竝取於倉庫羨

餘而所收息錢大半不曾收附公使庫錢歷竝
是入已

一自到任以來緣公庫賣酒錢額既高督責兵官
尉司逐日捕捉私造酒麴及糴糯米糯穀者所
犯之家與四鄰盡是籍沒貲產以充自立賞錢
格所犯止於升合亦不能免兩年中破壞二千
餘家其間久繫囹圄染疫而死者甚多所犯甚
輕竝出私意文致其罪至於徒配如兵士盧宗

之類闔郡軍民冤恨無一日安迹

一公庫所入舊例並支見任官員逐月供給及宴會之屬自兩年來却以糴本庫錢撥入軍資庫軍資庫撥入公使庫以支供給公庫之錢既富乃巧作名色以饋送為名多至五百貫少至數十貫專委公庫手分馬澄支行及書表司楊楠偽作書劄送與官員封角了當却供入宅堂又其間婺州親戚如妻之親兄何知縣何教授其

子之妻父曹宣教其表弟高宣教者甚多止宿
郡齋爭受關節以此頗作宴會無不預坐留連
數月臨行饋送各以數百千及去年十一月次
子取婦凡供帳幙幣染破紫綾羅絹凡數百匹
從人衣衫數百領樂妓衣服並是什物庫陸侃
支公使庫錢往仲友私家婺州所開綵帛舖高
價買到暗花羅并瓜子春羅三四百匹及紅花
數百斤本州收買紫草千百斤日逐拘繫染戶

在宅堂及公庫變染紅紫其妓弟四十餘人都
行首嚴蕊分真紅暗花羅餘行首分瓜子羅其
餘分春羅每人分裋真紅大袖帔子背子紅裙
衫段幃子各一副一州驚駭自來未嘗有知州
為妓弟製造衣服名件不一違法如此盡是父
子踰濫以此取媚其餘所染到真紅紫物帛並
發歸婺州本家綵帛鋪貨賣其子親會宴集經
月姻族内外一文以上皆取辦於公庫其妓弟

今夏又分紗帛衣名件並如前

一仲友專委司戶趙善德兼管公庫前後妄自支使並無合破名色條例善德將滿遂密獻計以收買米麴物料為名於今年二月上旬一日之間支錢二萬貫皆是入已並無他處簿書收附證照

一司戶趙善德兼管糴本庫今年二月上旬忽支落十餘萬貫以轉運司差官點檢且欲移寄他

庫為名此項錢後來即不見起發亦不見拘收
並無下落

一仲友專委人吏鄭榛陳忠充財賦司凡官賦所
入其間有不該係省及諸庫收附者盡是別作
名色支破差人往外州買銀子及收到來即不
知將作何用及就本州置買銀場逐日監繫鋪
戶稍違限期無不重斷多是以所賣公庫生酒
錢支買不曾附歷先是司戶趙善德及二胥吏

同謀作弊逐時於公庫以犒賞為名支錢遺賂
善德一歲至二三千緡其妄用錢物甚於泥沙
不可明說其兩吏所支亦數百貫

一仲友少曾坐廳受領詞狀間有判下人戶論訴
皆係應褒林木接受忽自宅堂傳出盡是子弟
同坐商議判詞其父子或自相爭執弟姦早晚
出入宅堂公然請囑每事皆有定價多至數千
緡又縱獄吏百端乞覓民間冤苦不可勝言

一仲友自到任來本性喜引致姦私公事或告首
事不干已或幃箔曖昧不明或僧道與人有冤
並行受領皆欲窮究根底並不憑信獄官推司
所勘自引歸花園中亭館及宅堂後宴坐去處
親自鞠問語言穢媒吏卒差聞當面露示其合
該刑名至重之意其弟妓與心腹人吏住持鄉
僧等內外相通同共請托取受貨賂不可勝計
並是子弟專決其所諾不副者雖已釋去復行

追繫增其刑名所需既滿者刑名雖重結案之後平白不斷如僧景猷犯姦事道士祝元善亦預景猷富厚責賂甚重不能應其所需則籍沒其衣鉢莊產之屬祝元善因栖霞知宮姓李者以彈琴出入宅堂首以厚賂徑達未斷間先令放出竟不斷罪李承節之妻為應揚所犯乃外甥犯從舅母或佃者犯主母干連十餘人臨斷時得二千緡平白不斷富室黃士龍黃日新更

易其妻穢不可言並自引上親勘既受其物至
今不斷凡此等事皆顯然人所共知者

一兩獄直日收禁罪囚羅織枝蔓不容獄官依法
裁處須令逐日過廳取稟已意以為輕重高下
每事多是曲法枉斷緣此拘繫既多致死百餘
人全不顧恤

一仲友在鄉開張魚鯊舖去年有客人販到鯊鮓
一船凡數百節更不容本州人戶貨買並自低

價販般歸本家出賣並差本州兵級般運其他
海味悉皆稱是至今逐時販運不絕

一仲友自到任以來關集刊字工匠在小廳側雕
小字賦集每集二千道刊板既成般運歸本家
書坊貨賣其第一次所刊賦板印賣將漫今又
關集工匠又刊一番凡材料口食紙墨之類並
是支破官錢又乘勢雕造花板印染斑禿之屬
凡數十片發歸本家綵帛鋪充染帛用

一仲友因修造兵器前後發買牛羊皮穿甲及生絲打弓弩弦支破不可勝計其牛羊皮買來甚少錢亦不歸所買生絲除量支作工弩弦用外並發歸本家綵帛鋪機織貨賣

一仲友又因修造兵器自造精細鐵甲數副及弓弩刀鎗各十數件收入宅堂不知將作何用
一本州新報恩寺元有住持僧誣以他罪逐去却請鄉僧介登來此住持早晚出入宅堂傳度關

節凡五縣僧寺易換住持幾遍盡是介登保明
乞差通同接受貨賣每處必數百緡其中皆是
婺州富僧近又有應世榮者亦作士戶狀陳乞
即時給帖其無忌憚容小人紊亂郡政一至於
此

一仲友自到任以來違法招刺廂兵每一名必立
定價外寨兵士一百貫在城兵士止三五十貫
下至學院子修合醫人刊碑刊版工匠第妓厨

子各得干預請求去年七月間有外寨兵士經
州下狀告論兵士周榮託仙居縣丞楊浩齎錢
一千貫囑本官廳子轉求刺軍十名事雖送有
司緣錢入已竟不追究有案狀可驗若刷具仲
友自到任以來刺過廂兵人數可照所受錢數
一本州販香牙人應世榮姦猾小人因其家資稍
厚左右引置以曾與仲友建立生祠乃延為上
客與之頌贊親自題寫世榮乃刻石誇張因此

妄作聲勢出入宅堂仲友專一信委為心腹牙
爪凡首姦獲酒盡是世榮發之仲友却令臨海
縣丞將帶兵卒數十人追捕每一如此闔郡搔
擾驚走其他挑起事端及報其私寃羅織平人
寘於重憲不可勝數所斷輕重並出世榮已意
全無州郡雖士大夫善人之家亦被凌鷄郡人
指為殃禍其人取受前後不可計數每事所得
必與其子弟分受若非送有司勘其情犯編配

遠惡去處何以贖陷害鄉土善良無窮之罪

一臨海縣丞曹格係仲友長子妻黨其人凶暴貪婪全無忌憚自仲友到任倚恃至親之故妄作聲勢凌侮同官捶撻胥吏凡士大夫不問見任寄居無不遭其譖訴以其妻出入郡齋日有醜惡之聲傳播一郡公然不時出入宅堂或入其子舍傳度關節百端取受并仲友長子之妻父曹宣教者即曹格之堂兄往來曹格之家通同

干預公事全無顧藉仲友弟婦兒女婦姪不時
往曹格之家飲燕媒狎無禮靡所不至全無廉
恥其曹格日來縱橫尤甚每年受納官物皆干
求差預百端阻抑人戶所納之物絹必授授令
破綿子曬或經月米麥必十來日宿倉又多取
合耗人之冤苦無所告訴似此姦猾小吏輒敢
憑藉聲勢苦虐士民可不明正典刑

一仲友有三子長曰士俊次曰士特士濟及其甥

姪數人隨侍來此自到任見客則立於屏側引問公事則環於坐隅或與胥吏混立紛然干預有簽押決遣各出已意不容其父下筆多因賄賂先入其父不止明知有公受其欺者是非曲直一切反戾其父子各據第妓三子多出入王靜沈玉張嬋朱妙沈芳之家盤合簡貼絡繹道路本州士民有得其子所與第妓書簡受關節者亦曾連粘投狀訴于提刑行司

一仲友自到任以來寵愛弟妓遂與諸子更相踰
濫行首嚴蘖稍以色稱仲友與之媒狎雖在公
筵全無顧忌公然與之落籍令表弟高宣教以
公庫輜乘錢物津發歸婺州別宅嚴蘖臨行時
係是仲友祖母私忌乃假却在宅堂令公庫安
排筵會餞送嚴蘖近來又與沈芳王靜沈玉張
嬋朱妙等更互留宿宅堂供直仲友洗浴引斷
公事多是沈芳先入私約商議既定沈芳親抱

仲友幼女出廳事勸解仲友偽作依從形狀即時寬放如應揚犯姦等事並是臨時裝點此等情態本州亢旱啓建祈雨道場安撫司文牒傳奉聖旨令精意祈求非不嚴切仲友却追拘收外縣弟子十餘人及散樂二三十人逐日出入宅堂以下碁彈琴為名公然於道場前往來一日寄居士民在儀門下修設水陸道場其長子士俊自臨海縣丞曹格家醉歸帶挾弟妓數人

於本處觀視嬉笑歌唱無所不至士庶嘆恨皆
云太守如此兒子又如此如何會有雨澤感應
又因斷屠日仲友却令公厨供造法煮雞鵝蹄
肚食物入宅堂其長子士俊又以盤合乘貯生
料猪羊水雞之類送與行首王靜人皆驚駭緣
此百姓忿怒因士俊閑游無節公然捶打於弟
妓家更不敢根究

一仲友有婺州隣近人周四會放烟火其妻會下

基仲友招喚來此遇作州會以呈藝為由每次
支破公庫錢酒計十餘貫前後支過錢約數百
貫妻常出入宅堂下基仲友却委放烟火人探
聽外事如犯姦首酒等事亦是此人在外邀來
稍不如意即時挑發其間又有在婺州喚到刊
字碑塑佛工匠十餘人壁截郡治堂屋安歇支
破公庫錢物供贍專是在外探刺生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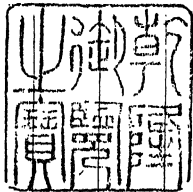
一仲友造置浮橋破費支萬餘貫官錢搔擾五縣

百姓數月方就初以濟人往來為名及橋成了却專置一司以收力勝為名攔截過往舟船滿三日一次放過百端阻節搜檢生出公事不可勝計此項若不早與奏聞行下廢罷却是本州添一稅場遺害無窮向去復有掊刻之人因而增添收稅課額若一兩政循襲必不肯廢此大係利害橋成未及一年已收過力勝錢二千五百餘貫見有簿歷可照

一仲友貪墨無恥素乏廉稱到官之初適見公使庫有前政積下官錢十餘萬貫竟遂有席卷之意乃擇姦猾使臣姚舜卿為監官并與公庫手分馬澄日夕握手密謀將公庫諸色官錢巧作名色支破變轉官會並用竹籠盛貯入宅輒先令其子節次作文字行李擔押歸前後幾數萬緡皆有實跡及染造真紫色帛等物動至數千匹皆用官錢託以人事為名逐旋發歸以為貨

賣之資其他不急之物往往稱是乞追姚舜卿
馬澄並帳設庫專知陸侃送清強官司勘鞫便
見著實今來既得改除歸鄉行李亦數百擔他
可知矣有雕匠姓蔣人因造假會事發永康縣
差人密來擒捕仲友輒令兵卒劫取反將承差
人送獄緝打永康縣無如之何徑申提刑司牒
本州發遣仲友輒作本人身死備申至今尚在
本州其不遵法度皆此類也

右具通判及士民所述仲友罪狀謹件如前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晦菴集卷十八